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四十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阮鍾瑻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二十一

冠禮

蕙田案大宗伯嘉禮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又曰男

子二十冠而字內則二十而冠始學禮冠義

所謂責以成人之道是也山堂考索云三代之盛冠禮頗備東遷以後禮樂廢壞魯襄公可冠而未冠則晉悼公問其年而告之曰盍為冠具春秋之時猶如此則盛時可知也秦漢以來人自為禮家自為俗雖縉紳大夫豈知所謂筮日筮賓卜筮之制為如何始加緇布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其弁之制為如何夏用葛屨冬用皮屨其屨之制又如何唐柳宗

元答韋中立書云冠禮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引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由是觀之則冠禮之廢也久矣考其制度天子諸侯大夫冠禮之有無見於經傳者已無定論所紀十二

十三十五行冠之年歲又不盡如曲禮內則之云特士冠之見於儀禮者為稍完耳今從朱子經傳通解以儀禮為首摭拾經史遺文以綴於篇

儀禮士冠禮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　疏天子諸侯同十二而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但儀禮之內云耳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則多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天子之子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

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冠其適子之禮

筮於廟門注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

敖氏繼公曰於廟門者為將有事於廟中也必於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

蕙田案疏云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非也綏多士女專指昏言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云冠子取妻乃注家之誤耳下經云

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則冠無常月明矣筮日而不筮月筮之常法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於門東西面注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也緇帶黑繒帶也天子與其臣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郝氏敬曰玄冠玄緇為之朝服見君之禮陳氏禮書特牲筮祭同玄端少牢筮與祭同朝服而士冠筮服朝服冠服玄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注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

敖氏繼公曰有司即筮者占者宰宗人之類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筮謂著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

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西面注闑門橜也閾閫也

張氏爾岐曰布席將坐以筮也前具之西塾至此乃布之云門中者以大分言之闑西閾外則布席處也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韇藏筴之器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張氏爾岐曰筮即蓍㯕執之者㯕上韇與下韇而并執之此時蓍尚在下韇待坐時乃取出以筮

宰自右少退贊命注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贊佐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注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注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主人受眡反之注反還也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注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注遠日旬之外疏曲禮吉事先近日冠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遠日是上旬不吉乃更筮中旬又不吉乃更筮下旬云如初儀者自筮於廟門已下至告吉是也徹筮席注徹去也宗人告事畢注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陳氏禮書筮必於廟尊其尊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於先君之祧卿受問於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於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

蕙田案以上筮日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 注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

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疏氏世佐曰凡拜送者客不答拜禮有終也

蕙田案以上戒賓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注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冠義曰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

張氏爾岐曰前日戒賓汎及僚友此又於僚友中專筮一人使為加冠之賓也

蕙田案以上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注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衆賓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

蕙田案宿賓在冠前二日為筮賓之明日也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注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注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宿之以筮賓之明日

張氏爾岐曰佐賓為冠事即下文坐櫛設纚卒紘諸事助賓成禮故取其屬降於賓一等者為之

蕙田案以上宿賓

厥明夕為期於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注厥其也宿服朝服

張氏爾岐曰宿賓之明夕冠前一日之夕也為期猶言約期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注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告兄弟及有司注擯者告也告事畢注宗人擯者告期於賓之家

敖氏繼公曰賓謂賓及衆賓也

蕙田案以上為期

夙興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榮屋翼也

敖氏繼公曰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梠楣也爾雅曰楣謂之梁然則榮者乃梁東西之兩端也直東榮謂遂當之也周制卿大夫以下為夏屋故其設洗以東榮為節人君為殿屋故以東霤為節其處同也

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 注墉牆也

張氏爾岐曰所陳之服即下文爵弁服皮弁服玄端三服也房在堂上之東北上者爵弁服在北皮弁服次南玄端最南也冠時先用卑服北上便也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 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

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疏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故云冕之次也陳服則於房緇布冠皮爵弁在堂下是冠弁不與服同陳今以弁在服上並言之者以冠弁表明其服耳不謂同陳之也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

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士皆爵韠為韠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敖氏繼公曰爵弁服士之上服也皮弁次於爵弁亦士之尊服也二弁之衣用絲者宜別於冠服也冠服之衣用布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緅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

也同簁謂此以上
凡六物隋方曰簁

敖氏繼公曰下經言賓受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是冠後亦謂之項也此缺項者蓋别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之曰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絙别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相又皆以纓屬之而結於頤下以自固蓋太古始知為冠之時其制如此後世之冠縫著於武亦因缺項之法而為之也纚舊説謂縚為之纚長六尺則固足韜其髮矣然廣惟一幅則圍髮際而不足或亦缺其後與古者布帛幅廣二尺經言纚於缺項二笄之間以見三加同一纚也紘笄之繫也以組一條為之冠用纓弁用紘各從其便也

蕙田案敖氏説極明陳用之謂注讀缺為頍

無所經見姜上均云說文頍從支頁聲乃舉首貌詩有頍者弁蓋又以弁有舉首之形而釋為弁之貌也則頍初非首服之名又何得讀缺為頍而指為首服之制乎注說未妥

張氏爾岐曰此所陳者飾冠之物非謂冠也缺項青組纓屬於缺共一物緇纚一物並緇布冠所用皮弁笄一物爵弁笄一物緇組紘皮弁爵弁各有一共二物凡六物同篋貯之待冠時隨各冠致用也

櫛實於簞注簞笥也蒲筵二在南注筵席也

張氏爾岐曰一為冠子一為醴子也在南在三服之南通指缺項纚笄組櫛等不專言蒲筵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勺尊升所以㪺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古文甒作廡

敖氏繼公曰尊設尊也甒瓦甒醴尊設於房戶禮也國君則於東廂南上醢在北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注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為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

陳氏祥道曰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又曰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鋭如合手然韋其質也爵其色也

敖氏繼公曰爵弁皮弁其制同也周禮言王與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飾以玉琪各以其等爲之于西方而統於賓蓋以賓專掌冠事執匴者皆主人之贊者也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北上矣不言者可知也坫在東西堂之南

張氏爾岐曰有司三人各執一冠豫在西階西以待冠事賓未入南面序立賓升堂則東面向賓也

蕙田案以上冠日陳設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注玄端士入廟之服也阼

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

張氏爾岐曰筮特牲祭服用玄端玄端是士自祭其先之服與上所陳為子加緇布冠之玄端一服也但玄冠耳主人服此服立阼階下以待賓至其立處與堂上東牆相直

兄弟畢袗玄立於洗東西面北上注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為均也

敖氏繼公曰袗如袗絺綌之袗乃被服之别稱玄玄端也畢袗玄者謂盡服玄端也洗東於主人為東南

蕙田案朱子通解袗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是當從均袀為是但疏乃

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袗字為均耶抑以袗音為振也集韵又釋袀為戎衣偏裻今亦未詳其義盛世佐以古文作均為是考經文有女從者畢袗玄不應兩處皆誤敖繼公說似屬自然

擯者玄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内東堂負之北面

張氏爾岐曰擯者立此以待傳命疏謂別言玄端不言如主人服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當衣冠同而裳異也下文贊者別言玄端亦然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注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古文紒為結

朱子曰房戸宜當南壁東西之中而將冠者在房中當戸而立也

　　蕙田案以上即位

賔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於外門之外注從猶隨也外門大門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賔答拜注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主人揖贊者與賔揖先入注與賔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賔每曲

揖注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

張氏爾岐曰上文每曲揖據入大門向廟時既入廟主人趨東階賓趨西階是主人將右欲背賓宜揖既當階主賓將北面趨階與賓相見又宜揖廟中測影麗牲之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大節至此又宜揖皆因變伸敬以道賓也

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向

蕙田案以上迎賓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注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於

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

朱子曰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辟主人將冠者出房南面注南面立於房外之西待命賓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注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注即就設施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注主人降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注揖讓皆壹者降於初賓筵前坐正纚興降

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注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

贊者卒注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疏項謂冠後翔謂行而張拱也鶬與蹌同

敖氏繼公曰右手執項以冠時進右手便也容者示之以威儀

蕙田案上缺項之項宜與此項字同解卒者終其事也以青組纓束冠而又為之結於項

下也

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注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

蕙田案以上初加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注如初為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

張氏爾岐曰即筵坐櫛者當再加皮弁必脫去緇布冠更櫛也方櫛訖即云設笄疏以為此紒內安髮之

笄非固冠之笄其固冠之笄則加冠時賓自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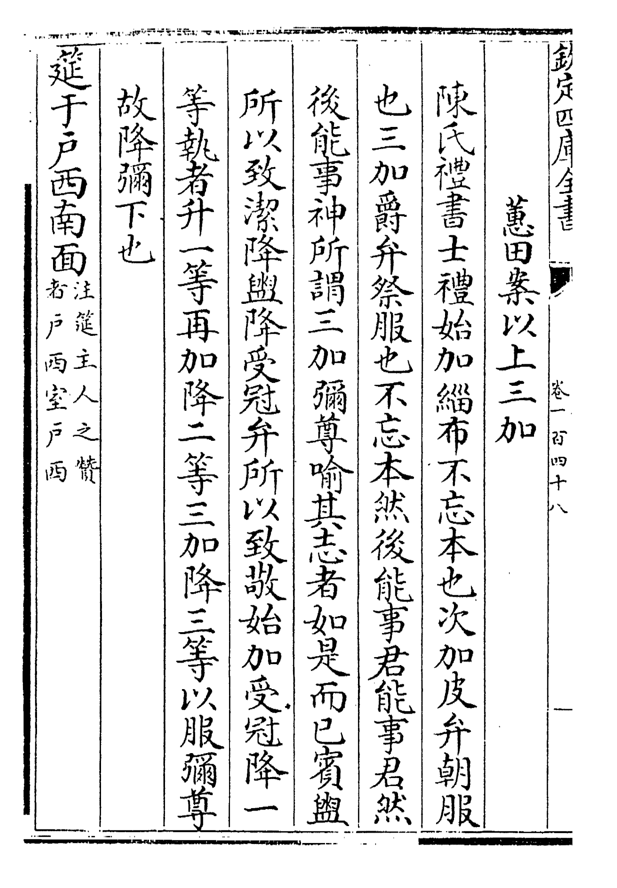
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

蕙田案以上再加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注降三等下至地

徹皮弁冠櫛筵入於房注徹者賓贊及主人之贊者為之

五經名義士冠禮三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皮弁欲其行三德三行次爵弁欲其承事神明



蕙田案以上三加

陳氏禮書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賔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

筵于戸西南面注筵主人之贊者戸西室戸西

敖氏繼公曰戶西即戶牖間也後皆倣此戶西客位也筵於此者以其成人尊之

蕙田案敖氏說是也大夫士皆有東西房故以牖間為客位也詳見前室條下

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注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側酌者言無為之薦者面前也葉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

張氏爾岐曰注引昏禮證房中別有洗非在庭之洗也側酌者贊者自酌還自薦也柶類今茶匙葉即匙頭贊者前其葉以授賓者欲賓得前其柄以授冠者冠者得之乃前其葉以扱醴而祭也柶用時仰之贊者不自用故覆之以授也

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於戸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注戸東室戸東

張氏爾岐曰酌醴者出房向西授賓賓至室戸東受之筵前北面致祝當在此時祝辭見後

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注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於答主人

張氏爾岐曰冠者拜訖進受觶賓既授觶乃復西序之位答之賓答主人拜當西階北面此西序東面故註云異於答主人

薦脯醢注贊冠者也薦進也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

祭醴三注祭於脯醢之豆間也祭者示有所先也疏祭醴三者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注云有所先即先世之造此食者也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賔荅拜冠者奠觶于薦東注啐嘗也其拜皆如初

蕙田案以上醴冠者

陳氏禮書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享庶婦使人醮之不享是醮輕於醴也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

敖氏繼公曰取脯亦右取而左奉之必取脯者見其受賜也執脯見於母因有脯而為之且明禮成也云適東壁而見之則是時母位在此與

蕙田案廟在宅東闈門當在廟西注適東壁出闈門非是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敖氏繼公曰母於其子乃俠拜者重冠禮也子拜送亦再拜此拜非主於受送也亦因有脯而言之耳凡

婦人與丈夫為禮其禮重者亦俠拜

蕙田案子冠畢北面見母母拜受脯欽其有成人之德是謂重承先祖之正欲見禮子之體將為宗廟之主故拜成人非失尊序也冠義云成人而與為禮也與之為禮進之也禮凡婦人肅拜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立而俯下手也周禮九拜肅為輕鄭注謂雖其子猶俠拜則太重矣

又案以上見於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注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注對應也其辭未聞疏未字先見母字訖乃見兄弟之等急於母緩於兄弟也

蕙田案以上字冠者

賈氏公彥曰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稱之周文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賓出主人送於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注醴賓者

謝其勤勞也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簟席為之

蕙田案以上賓出就次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注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疏亦如之者言贊者先拜而冠者答之也入見姑姊如見母注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

蕙田案以上見兄弟贊者姑姊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注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

張氏爾岐曰見君見鄉大夫先生非必是日因見兄弟等類言之耳

蕙田案以上見君與鄉大夫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賓醴不用柶者泲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注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為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

敖氏繼公曰言此於酬賓之後者明酬幣惟用於正賓也贊者亦兼贊冠者而言介副也以副於正賓名

之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此贊冠者爲介其餘爲衆賓也衆賓之位亦在堂鄉飲酒禮賓席於戶牖閒介席於西序衆賓之席繼而西

蕙田案以上醴賓

陳氏禮書既冠乃醴賓以壹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享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

蕙田案以上送賓歸俎

朱子曰此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禮之變

張氏爾岐曰以上士冠禮正經頗疑數事冠於廟重成人也未冠不以告既冠不以見何也見於母而不見于父見贊者而不見賓疏以為冠畢已見似矣然醴畢即見于母儀節相承則見父見賓當于何時豈在酌醴定祥之前與又言歸俎而不言載俎其牲未聞注已陳之要皆文不具也

蕙田案曲禮言取妻者齊戒以告鬼神而士昏禮不具何疑乎冠禮之無告廟文也文王世子冠取妻必告有明證矣父為主人與賓

皆行冠事何必再行見禮張氏之說泥矣

若不醴則醮用酒注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當為禮疏自此以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以下至取籩脯以降如初說夏殷冠子之法

蕙田案疏分周禮夏殷禮其說非辨見後

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注房中間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洗有篚在西南順注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南順北為上也始加

醮用脯醢賓降取爵於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注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注贊者筵於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於賓答拜贊者則亦薦之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於薦東立於筵西注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徹薦爵筵尊不徹注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注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加爵弁如初

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
注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為俎嚌嘗之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於鼎設扃鼏
注特豚一豚也凡牲皆用左胖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

高氏愈曰士田禄微故不殺殺則為盛禮

蔡氏德晉曰醮止於乾肉折俎而不殺牲此言其盛則殺牲也

始醮如初
注亦薦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矣
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

栗脯注羸醢蜺蝓醢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注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加俎嚌之嚌當為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蕙田案以上醮及殺牲而醮

劉氏敞曰若不醴則醮用酒謂庶子也醴重醮輕昏禮適婦醴之庶婦醮之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則醮用酒者必庶子也下文曰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是矣註云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又註醮于客位云夏殷禮也皆非也夏殷有天下千有餘歲冠禮行之久矣設以醮為禮焉溥天之下皆醮也周公何以改之然則醮於客位當曰醴於客位嫡子冠於阼醴於客位以變為敬也庶子冠與醮相因不於阼

亦不於客位畧庶子也醮禮繁醴禮簡以簡為貴也醮三舉醴一辭以少為貴也醮用酒醴用醴以質為貴也醮有折俎醴脯醢而已不尚味也酒在房外醴在房中以變為敬也此皆聖人分別嫡庶異其儀也

朱子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縿布袝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記註所云若以宋杞二代之後及它遠國未能純用周禮者言之則或可通然亦未有明文可考也此註又言改字者上下文異故須別出也

敖氏繼公曰此醮與醴大意畧同惟用酒而儀物繁為異上既見醴禮矣此復言不醴則醮者蓋冠禮之

始惟醴而已然少近於質故後世聖人又為此醮禮與之並行焉言若者文質在人用之惟所欲耳

郝氏敬曰醮爵也盡飲之名醴一酌醮三酌加折俎盛者殺牲較醴多文矣凡禮先質而後文醴與醮皆歷世已行之跡若者隨時不定之辭若醴則用醴若醮則用酒醴濁而酒清

張氏爾岐曰醴醮二法其異者醴側尊在房醮兩尊於房戶之間醴用觶醮用爵醴篚從尊在房醮篚從洗在庭醴待三加畢乃一舉醮每一加即一醮醴薦用脯醢醮每醮皆用脯醢至三醮又有乾肉折俎醴贊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醮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醴則每加入房易服出房立待賓命醮則每醮訖立筵西待賓命醴者每加冠必祝醴時又有醴辭醮者加冠時不祝至醮時有醮辭其餘儀節並不異也

姜氏兆錫曰若不醴及若殺皆禮之變用酒禮盛於醴殺牲禮盛於脯醢折俎而冠禮不以盛禮先之者

聖人於始冠示以淳古之意即始加用緇布冠之意也其又及於用酒殺牲者則權也夫拜下改為拜上聖人雖違衆而不從其泰若麻冕改純則聖人亦以無害於禮而從之若不醴若殺意亦如此若如疏者之說則夏尚忠商尚質而反謂其文勝於周也豈理之所可通哉

盛氏世佐曰衆說不同當以朱子為正凡禮皆由質而趨於文疏以醴之質者為周禮醮之文者為夏殷禮倒矣宜後儒莫之從也劉氏知疏說之非而其自為說亦未善如以此節為醮庶子經當云若庶子則醮用酒而下文亦不應别見庶子冠法矣朱子謂庶

子一醮以酒安得有若此及下文殺牲之盛禮哉蓋冠禮之初惟醴而已庶子則一醮以酒所謂醴重而醮輕也醴重醮輕鄭註曾子問語若三醮殺牲乃後人為此以尊異適子而庶不敢干焉敖氏知冠禮始惟有醴後乃為醮所見最卓而以醮為聖人所制則惑也此特叔世變禮之後國俗有此不同記者以其無甚害於禮而存之猶夫子從純之意耳姜說實本朱子然亦不能堅守其說而遷就之至以用酒殺牲為聖人之權

蓋見此節列於經文之內不敢斷然以為變禮不得不曲為回護而其辭屈矣是皆不知此篇經記混淆之所致也竊謂此篇之經至歸賓俎而止矣自此以下皆記也凡為記者有三有記經所未備者有記禮之變異者變以時代言異以國俗言有各記所聞頗與經義相違者記經所未備者周公之徒為之與經並行者也記禮之變異則非周之盛時之書矣至於各記所聞而頗失經意者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意其初經與記

分記與記亦不相雜至漢儒掇拾灰燼之餘竄以經師之說而三者之辨不可復知且有經連於記記混於經者矣何以明其為記也試以昏禮較之若不醴及若殺猶昏禮記若不親迎也所謂記禮之變異也若孤子若庶子及冠者母不在猶昏禮記庶婦及宗子無父之類所謂記經未備也諸辭則昏禮俱屬記尤為明證惟屨制一節朱子移附陳器服節之末或是彼處脫簡然詳其文體亦似昏禮記摯不用死腊

必用鮮之類經葢以屨賤不與冠服並言而記者詳之亦是記所未備也自冠義以下乃漢儒取戴記家語以成文非本記之舊矣觀其首冠義二字若小戴記篇目十七篇無此例也疑作者原不敢自附於本經之記而編禮者誤以記之一字加之若移彼記字於若不醴之首則得矣朱子謂醴賓節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禮之變是也特未正其為記耳

蕙田案敖說頗有見地存參

觀承案醴重而醮輕醮文而醴質醮繁而醴簡此注家所以互異也舊說以醴為周禮醮為夏殷禮者固為無据謂適子用醴庶子用醮下文又别見庶子冠法亦未見其然竊謂饗以訓恭儉適子用醴所以慎選古儀而不從俗之煩以重之且以著冠禮之正義如從俗而用醮亦非有害於禮者故别具其儀於後經義

下原自貫通即不移記字於若不

醴之首末始不分明也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諸父諸兄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注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古文紒為結今文禮作醴凡拜北面於阼階上賓亦北面於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注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

蕙田案以上孤子冠

觀承案士冠禮不言告廟諸侯以上告廟且

將之以祼享節之以金石已變士禮矣而不知仍士禮也士之父沒而冠埽地而祭於禰以示不敢自擅蓋冠者父冠其子祖亦不可以冠孫諸侯以上之有告廟皆自為主人時也與士之父沒而祭禰義同禮孤子之冠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紒冠者之飾方其未冠故紒而迎賓則冠者之孤皆得自為主人故曰仍士禮也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注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

蕙田案以上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張氏爾岐曰母不在謂有他故也使人受脯當於後見也

蕙田案以上見母權法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注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古文某為謀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

以病吾子敢辭（注病猶辱也古文病為秉）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注敢不從許之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注莅臨也今文無對）

蕙田案以上戒賓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作元服（注令吉皆善也元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注爾女也既冠為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

服注辰子丑也申重也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注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注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無疆受天之慶注黄黄髮也耇凍黎也皆壽徵也疆竟

蕙田案以上加冠祝辭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注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注不忘長有令名

蕙田案以上醴辭

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注亶誠也古文亶為癉始加玄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注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為嘏凡醮者不祝張氏爾岐曰孝友時格孝友極其至也教以盡孝友之道乃可長保之也注凡醮者不祝謂用酒以醮者每加冠畢但用醮辭醮之其古加冠時不用祝辭也詳醮辭始加玄服等句與祝辭相類兼用之則複矣疏以為醮庶子不用祝辭錯會注意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注祜福也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注旨美也

楚陳列之貌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注肴升折俎亦謂豚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蕙田案以上醮辭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注昭明也爰於也孔甚也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注髦俊也攸所也于猶為也假大也宜之是為大矣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注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家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

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

冠經曰賔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

蕙田案以上字辭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注屨者順裳色玄端黑屨以玄裳為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三服之屨不與上服同陳者屨賤故别言之夏葛屨冬皮屨春秋熱則從夏寒則從

冬此玄端黑屨初加時所用注云以玄裳為正者玄端無有黃裳雜裳屨獨用黑與玄同色故云以玄裳為正也絇在屨頭繶其牙底相接縫中之絛純謂繞口緣邊三者皆青色也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 注魁蜃蛤柎注也

張氏爾岐曰此皮弁服之屨再加時所用以魁蛤之灰注於上使色白也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 注爵弁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

張氏爾岐曰此三加所用之屨疏云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者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繢以為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繡以為裳是對方為繢次比方為繡次又鄭注屨人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凡舄之飾如繢之次凡屨之飾如繡之次

上文黑屨青飾白屨黑飾皆繡之次此爵弁纁屨而黑飾不取比方之色而以對方黑色為飾是用繢次與舄同故云爵弁尊也

朱子曰三屨經不言所陳處疑在房中既冠而適房改服并得易屨也

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注繐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繐疏言此者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故於屨末因禁之也

蕙田案以上三服之屨

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太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

春秋昭公九年左氏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疏弁謂緇布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

郊特牲孔疏太古之時其冠惟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故先冠之也古禮布冠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緌也引孔子之言謂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者言緇

布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

皇氏曰鄭云雜記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者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

方氏慤曰緇布之冠太古尚質未聞有緌末世寖文乃加緌耳玉藻言緇布冠繢緌者蓋末世言之也孔子未嘗聞其緌者指盛世言之也

蕙田案此記用緇布冠之義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

郊特牲孔疏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容位謂戶牖之間南面

此謂適子

方氏慤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為主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則以酒澤之也每一加則一醮蓋酒以饗賓冠於阼是以主道期之醮於客位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以冠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也屨也亦彌尊非特衣屨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蕙田案此記重適子之義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

蕙田案注意以三者皆為玄冠蓋始加本當用此因重古而用緇布冠既乃以易之也張氏爾岐謂此因冠者既畢易服玄冠故記之

周弁殷冔夏收注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

張氏爾岐曰此因三加爵弁而記其制之相等者殷則冔夏則收也

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疏言三代再加所同用也

蕙田案以上記三代冠之同異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注據時有未冠而命為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是也

敖氏繼公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據禮經而言也其下二句所以釋無大夫冠禮之意也古者謂始有冠禮之時五十而爵者以其年艾德盛乃可服官政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注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

葉氏夢得曰諸侯既冠而即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即位則既為諸侯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為夏之末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諸侯固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為諸侯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張氏爾岐曰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據註訓造為作則末字當一讀近徐師曾解郊特牲云末造猶言末世則二字連讀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注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注象法也為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

敖氏繼公曰元子長子其冠時猶用士禮以其未即位則無爵故也舉天子之元子以見其餘

方氏慤曰嗣諸侯者有冠禮嗣大夫則無之蓋諸侯繼世以立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也諸侯必繼世以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之殺也

王氏安石曰天子元子冠同於士雖君儲副有君父在上故冠用士禮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象法象也祖之賢子孫能法象之故使之雖未冠南面君國是以諸侯別有冠禮也爵言命為大夫也視諸侯德有

殺故冠惟士禮與諸侯不同
此言大夫之所以無冠禮也

盛氏世佐曰記自無大夫冠禮下即劉歆所謂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也古者謂殷以前耳非周初也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此周公之書也身為大夫其兄乃有未冠而殤者則年未二十而為大夫者有矣如謂試為大夫而仍行士禮則為昆弟之長殤當服大功不得降而為小功也降而為小功則已爵也又案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

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載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孔頴達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此臆說也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也足徵其所自起矣惟其先有諸侯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故大

戴禮公冠篇公冠今本作公符云天子儗焉歸有光作天子諸侯無冠禮論乃訾之殆未之深考與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謚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

張氏爾岐曰爵以德升故冠從乎賤用士禮古者生不以士為爵死不為之立謚士固賤者也

朱子曰自繼世以下於冠義無所當疑錯簡也

蕙田案錯簡之說近是存參

又案禮記郊特牲文與此冠義同今不復載

右儀禮士冠禮

家語冠頌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

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冡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

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主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

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禮記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注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

陳氏澔曰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繢為纓緌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

大戴記公符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以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加四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酬幣朱錦綵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同

饗賔也皆同注公符公冠也四當為三元當為冢字之誤

春秋襄公九年左氏傳十二月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注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注歲星十二歲而一終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注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注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行將也以金石之樂節之注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

處之注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注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

國語晉語晉趙文子冠注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注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于鄉大夫先生昔吾逮事莊主注莊子趙朔之謚大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注榮者有色貌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范文子注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

為寵驕注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注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類也注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注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注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注張老晉

大夫張老注大夫張老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注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注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注先主謂成宣覆潤也

白虎通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

陳氏禮書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

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衮冕矣郊特牲言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繢緌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為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服衮職而賈公彦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衮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無祼享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

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皷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

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

楊氏復曰儀禮所存者惟士冠禮自士以上有大夫諸侯天子冠禮見於家語冠頌大戴公冠與禮記特牲玉藻者雖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概亦可考如趙文子冠則大夫禮也魯襄公邾隱公冠則諸侯禮也周成王冠則天子禮也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其冠也則服士服行士禮而已

歸氏有光天子諸侯無冠禮論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冠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父謂諸父兄盖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則天子為元子之時以士冠禮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盖以祝雍頌公冠之篇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醴降自阼享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其酬幣朱錦綵四馬其慶也天子儗焉曰自為主曰賓降阼嫌尊矣非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擬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公冠曰公冠四加玄

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郝氏敬曰古無大夫冠禮亦附會之說夫禮所以獨有士者禮莫不始於士也明乎士禮而大夫以上可引而伸之加其等數天子諸侯皆可知矣今謂五十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天子諸侯未聞必五十而後為其亦無冠禮又何也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大戴記云諸侯冠禮四加玄冕春秋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此禮皆起於夏末乎焉知士冠之獨始於古也

古有士即有大夫有士冠即有大夫冠而諸侯天子所損益可知也

徐氏師曾曰古者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與大夫皆用士禮故儀禮無天子諸侯大夫之冠禮非逸也設不用幸天子崩太子未冠則冕而踐祚不行冠禮蓋已奉宗統君天下不可復責以成人之道也故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天下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也蓋世子未命於天子故不言即位而言王喪周氏不考於禮乃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而引玉藻公符左傳冠頌以補之殊不知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王修德故因仍夏末之禮而使祝雍作頌以勗之爾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盛氏世佐曰大小戴記家語左傳國語諸書及儀禮之記所論天子諸侯大夫冠禮之有無何其殊也有

謂天子諸侯即位已冠無冠禮者冠頌云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云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是也有援此以證大夫者鄭注喪服云大夫無殤服疏云已為大夫則冠矣大夫冠而不為殤朱子云得為大夫之時已治成人之事如家語所說人君之例有謂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其冠與古士禮同者冠頌邾隱公既即位將冠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

此記亦云天子之元子猶士是也有謂諸侯大夫因喪而冠後不改冠者曾子問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云不醴明不為改冠然則此諸侯大夫亦因喪而冠者疏乃謂其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非是也有謂諸侯大夫年未五十猶服士服行士禮至五十乃命所以無冠禮者此記與郊特牲所云是也此皆論其無者之据也言天子冠者冠頌記冠成王之頌公冠云天子儗焉玉藻記天子之冠是也

言諸侯王太子世子之冠與士異者冠頌記公冠則以卿為賓至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等儀節又云王太子世子之冠擬焉公冠篇略同及左傳季武子之說玉藻記諸侯之冠是也言大夫冠者國語云晉趙文子冠是也此則論其有者也或一禮而異議或一篇而異詞覽者幾茫乎不知所從矣然其說蓋各有指焉未可是彼而非此也夏以前諸侯無冠禮周以前天子無冠禮春秋以前大夫無冠禮凡言無者

皆推本古義以見世代之升降而其中有二說焉即位已冠為繼世者言之也五十乃命為崛起者言之也至於除喪不改冠者為其先已冠訖特與吉冠不同耳今亦略見於雜記記云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非無其禮也夫自天子諸侯之冠禮既作必有成書以著其詳中更去籍滅學之變而亡之故本經不能具要其大節目之所在未嘗不以士禮為準而其中四加三獻之類則亦尊卑隆殺之所由辨也見謂同者不盡同

見謂異者不盡異自天子以至諸侯之世子其冠禮
大略可覩矣惟大夫之冠僅一見於國語而其禮不
得聞記殆以其衰世之制而略之與
蕙田案自家語以下各條與儀禮記互相發
類附於後諸家之說咸氏近之
右經傳天子諸侯大夫冠禮
禮記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
内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二

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悌博學不教内而不出

荀子大畧篇古者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說苑建本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

白虎通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

也

冠義孔疏世本云黄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黄帝也但黄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黄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十二年歲星一終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又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已著弁既已著弁則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

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年雖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杜佑通典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曰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于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

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案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陳氏禮書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

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失之矣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為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

陸氏佃曰二十曰弱冠則二十而冠禮之大節在是也惟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早成其德先儒謂晉侯曰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魯襄公是時年十二諸侯十二而冠誤矣蓋曰可以冠則非禮之正也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成王時年十五則冠在是歲可知

蕙田案陳氏陸氏説俱可通

右冠年

禮記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

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右告廟祭禰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注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注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

冠乎疏曾子疑除喪之後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

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踴三者三乃出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疏謂將冠值喪當成服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三年重喪亦可因喪服而冠故云可冠於次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冠後入喪所哭而跳踊每哭一節三踊如此者三凡九踊乃出就次所

蕙田案冠以責人為人子為人弟之道遭喪則盡哀盡敬全子道焉可不冠乎冠者以喪冠冠以喪之冠也曾子問因喪服而冠是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注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方氏苞曰大功以上其情切而為期遠故因喪服而冠小功緦麻則俟焉而用吉可矣此人情之實也

梁氏萬方曰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句子字當為衍文

通典大功小功末冠議晉傅純難曰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大功不得冠也鄭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與本文不同何耶賀循答曰道父為子嫡但施於子不施於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也俱

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謂與本文不同髙崧問范汪曰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已為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末語特於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為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為父雖小功子服盡

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便無所不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范汪重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以服輕而恩疎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乎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或問者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以娶妻案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以冠鄭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觧經又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便是卒哭為非卒哭耶答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昬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

未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無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嘗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謂之末耶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爲允也然僕猶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取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筮賓然後

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已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筭浸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於已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耶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答曰齊衰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之餘但以大功末云可以冠子而自

著已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大功小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衰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齊衰之服崇重則大功之末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蕙田案范汪之答於經注兩合

右有喪而冠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鄭氏鍔曰昏者禮之本冠者禮之始昏則親男女之情冠則成男女之德也

地官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

禮記樂記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𤣥冠𤣥端奠摯於君遂

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注國本國以禮為本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

疏阼是主人接賓處適子冠於阼所以著代父之義也鄭注阼為主人之北若不醴則醮用酒庶子冠於戶外又因醮焉皆士冠禮文周禮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則因而行不必改也醮者醮盡之義鄭注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冠於客位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也加有成也謂益加有成人之事此記是士冠禮故三加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而有玄冕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四加則天

子亦當五加袞冕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呂氏大臨曰母拜之義古今學者疑焉孔氏疏義曰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母母以脯自廟中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說未然所薦脯醢為醴子設非奠廟也蓋古者有庸敬有斯須之敬子之於母固所尊也所尊則庸敬矣然婦人之義在家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母雖尊也卒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則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明從子之義猶未害乎母之尊也庸何疑焉

陳氏祥道曰儀禮曰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立於廟門之東面以筮日者以日月往來而吉凶無常者也古之人舉大事興大功則必擇之以玄辰占之以卜人況冠禮之大者也玄冠以象道之幽朝服

皮弁以致其誠之潔緇以黑為主素以白為主黑與白純而不變者也惟夫有道之君子素其誠而不雜其行此所以筮日而日無不吉也筮其賓容儀禮所謂前期三日如求日而日之儀是也昔之人有吉事則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亦與賢者哀戚之冠事吉禮所以筮賓而歡成之也上而有冠則天道也中而有服則人道也下而有屨則地道也故三加而彌尊每加莫不有此三者焉夫屨始加也其冠則緇布而服則玄端爵韠屨則白而約緇及其三加則冠非特此而授之以纁裳韎韐也屨則纁而其約黑其加之有序而其序之有章而衆人由之亦足以得性命之文而況夫君子者乎所謂喻其志則有成者凡在是也母所以生我者也兄所以長我者也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豈非以見其既冠而深責之以成人耶此家與之成禮也君者出令以正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玄端玄冠以奠摯見於君非特家與之

序禮也而國又與之成禮也鄉大夫以智帥我者也鄉先生以德先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非特國與之成禮而鄉黨鄰里亦與之成禮也故自一家達於一鄉自一鄉達於一國莫不與之成禮故曰將責成人者將責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行焉其是之謂乎蓋冠必用醴若不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若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醮惟其所用矣

方氏慤曰所謂玄冠玄端者禮運曰天子齊玄衣玄冠玄裳郊特牲曰玄冕齊戒司服曰其齊服有玄端

或曰玄冕或曰玄冠或曰玄衣或曰玄端何也蓋有旒則謂之玄冕無旒則謂之玄冠以其身之所依則

謂之玄衣以其服有兩端則謂之玄端或玄衣而加玄冕或玄衣而加玄冠皆謂之玄端玉藻曰天子玄端而祭則玄冕玄端者祭服也玄冠玄端齊服也然而玄冕雖以祭亦有用之以齊者郊特牲言玄冕齊戒是也玄冠雖以齊亦有用之以燕者玉藻言玄端而居是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

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疏先王重冠故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處之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為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之廟也

說苑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道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勵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小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

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白虎通冠者㡓也所以㡓持其髮也人懐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

小學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

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葢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右冠義

五禮通考卷一百四十八